



雲石



J222.7
431

泉
著

留
云
集

河
北
教
育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书画家艺术丛书:许宏泉/许宏泉书绘—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ISBN 7-5434-4057-1

I. 当… II. 许… III. ①汉字—书法—作品—中国—现代②中国画—作品—中国—现代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5487 号

当代书画家艺术丛书

留云集 许宏泉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深圳兴裕印刷制版有限公司制版

787 × 1092 毫米 1/64 2.5 印张 25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38 元

ISBN 7-5434-4057-1/I · 561

许宏泉

1963年生于安徽和县白渡桥，字溪之，一字弘潜，别号虚弘、弘庐、烟云中。著有《戴本孝评传》、《寻找审美的眼睛》（评论集）及美术史论文、评论五十余篇，并多次参加全国美术学术研讨会。自1993年起居黄山，策划编著“黄山艺术丛书”（《现代名家画黄山》、《现代名家书黄山楹联集》已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即将出版的著作有《中国名画家丛书》《戴本孝卷》、《弘仁卷》、《程邃卷》及《留云集》等。现为自由撰稿人、职业画家。

宏泉画序

贾平凹

和州许君宏泉，久居黄山筑画室以造艺，已使我辈羨煞。我与许君江山迢递，今睹其肖像，盘坐于天都峰顶乔松之侧，蓝天荡荡，白云漾漾；古木苍叶，有一虬枝突出，若椽笔欲点画于鸿蒙，是亦奇矣；又见许君凝神拢指，天风鼓荡其衣，似有振翮欲飞之状。倾注间，忽忆余壮岁游华岳，亦曾盘坐东峰绝巘久久，凝观宋太祖与陈希夷博弈之所，兴会幽而荣辱远，俗念泯而艺概出矣。观此许君英发之态，宁不我思，宁不我忆！

许君遗来所绘多帧，以黄山景观为主。黄山乃天地之精，绘工得其形概者多矣；然许君以久居此山中，而自得其充沛之气、幽微之境、宕逸之笔。许君丛楮，固以石涛、宾翁一路积墨晕染之法是尚；吾华山川不朽，石涛、宾翁不朽，踵步者亦可发潜德之幽光也。宏泉之作，又不拘守一家法，转益多师，独得妙诣。可谓南宗北宗不分轩輊，中法西法俱为我役。把读之倾，非惟起神游之兴；阖卷之际，又仿佛兴会斯人。

1999年夏于西安

目 录

和州半枝梅	1
皮篷	5
居士塔	9
六只眼睛	11
曾经江边初夏风	14
王俊：活着就是现在	22
闲话闲亭	27
碎侃石峰	32
大千嘉善『走麦城』	35
大千『克隆』有术	37
乡事五记	39

柯老不老	64
屠龙术	63
弹琴	62
海老	61
『眼吃』与『嘴吃』	60
亚明	58
戴帽子	57
莫急装裱	55
懒悟僧	54
云林香舟	53
画不传俗子	51

思想工作	65
翡翠观音	66
明灯	68
绝活	69
窥画	70
后记	112

和州半枝梅

和州探梅，在县城西南三十里外的丰山杜村。据史书记载，北宋歌豪杜默（字师雄）归隐乡里，友人以梅相赠。杜默回到丰山，植下梅树，培土润水，朝夕相伴，几经春秋，梅树终在这贫瘠的黄土坡上著花迎春。令人惊奇的是，只见它半身著花，而另半则寥如晨星，三两点玉蕊历历可数。第二年另一半著花，自此轮流竞艳。宋人查莘爱梅而于邓尉山大种梅树，花开如海；林和靖娶梅为妻，这都是历史上的梅花知音。杜老公植此奇花，终日相伴，死后葬骨花旁，也算是够痴情的了。

我自幼生长和州，却未曾一睹此奇花倩影，向探梅归来的人打听，才知：它是纯种单瓣，初绽暗红，全放纯白，著花半树枝头，翩翩如蝶舞，故又名“玉蝶”。因每岁只开半树，人谓“半枝梅”。又有传说，清初，和州大画家戴本孝与杜默后人交谊甚笃，每岁梅花初放，杜家总忘不了约本孝赏梅作画。这一年，梅花傲

雪竟开，本孝欣然赴约，只见梅树生机勃勃然，玉蕊翩翩，当即援笔写照，一连数纸，难尽其韵，为此郁郁纳闷。天色渐黑，本孝伫立窗前，此时，但见淡淡的月光将梅影投映在洁白的雪地上，分明是幅绝妙的水墨梅图。他连忙铺纸，对景而写。可天有不测，刚写了半树梅花，一片浓浓的乌云遮去明月，似泼翻墨盂，将雪地梅影倏地涂去。本孝长叹：“助我者明月，败我者亦明月也。”过一时，挑灯细瞅案上的墨梅图，却发现这半树梅花竟有那动人的情韵。于是本孝画作《半枝梅》成一时美谈。

几年前，我偶得林散之先生写的《梅花诗》轴，因林老亦和县人，故更珍爱之至；复又请人作《宋梅图》；由此二美，我也雅兴大起，题了两句：“却笑孤山无此本，杜翁差可傲逋仙。雪满山中高士卧，梅花小寿一千年。”古人作山水卧游，我今却可作宋梅卧赏了。

立春，我向一位朋友探听消息，他曾伴一位女诗人去丰山探梅。他劝我，甭去了吧！女诗人后悔极矣。她从小就听过“半枝梅”的故

事，神往得很，可到那儿一看：黄土地，荒山坡，破围墙，一棵孤零零的老树，好叫人伤感，甚至有点儿“人比花瘦”的诗味儿。女子心中的神秘一下子破灭，化成了失望。我笑了，我是不怕失望、破灭的，我想这荒郊孤梅定有她的神韵流风。立春久矣，元宵早过，偏连日是雨，昨日还落了场飞絮春雪。屋里的几盆梅桩居然为寒所勒，不见花开。今天，天一转晴，我便匆匆奔往丰山，亲自打探花讯，惟恐耽误良辰。

丰山地远而僻冷，难怪游人少有问津，这多少有些委屈当年杜翁的一片苦心。戴本孝对梅作画的旧屋早已不见踪影，但见古梅，老干虬枝，花蕾含苞待放。多少年来，她报春谢春，花开花落，像步履蹒跚的老人，倔强地挺立着。我端详着这株古梅，它确实没有什么显眼的地方，平凡而又平凡，可这平凡之中却有着不同于盆桩梅花的人工雕琢而显得潇洒自在的强烈个性，也许正是这种特定的环境，才会造就她的奇异。面对半树枝头已缀满的晶

莹花蕾，我想起古人有所谓羯鼓催花之说，朱熹亦曾以诗催花。遗憾我无鼓无诗，只能默默祈求春风快快吹开这半树之花，让她烂烂漫漫地开个痛快。

皮篷

游黄山的人很少知道“皮篷”这块地方。

从云谷寺通往白鹅岭的途中，有一尊名叫仙人指路的巧石，向左手一拐弯，沿着一条小径寻走，眼前豁然开朗：悬崖峭壁，奇松悬结，怪石玲珑，杂木丛生……幽深诡异，令人恍入世外之境。

这里属黄山后海。

三百年前，有位叫雪庄的和尚，采以树皮杂木于此垒了个简陋的小屋，一住便是三十年。三十年的岁月不算长，也不算短，从一个年少头陀不知不觉地变成一位白发老僧。清晨，太阳从山那边的云海升起，他来溪边汲上一罐泉水，点燃松子，慢慢地煮沸，沏上绿茶，推开小窗，拂纸研墨，沉浸在忘我的寂静之中，夕阳西下，以石作蒲团，望春云，临秋风，相看不厌，默默地与山灵对话；夜色沉沉，便静静地敲起木鱼，无声地念着心经，一切是那么的和谐，那么的自自在在。

很少人知道雪庄和他的“皮篷”的故事，自从有了索道，去那里的人们就更少了。

习惯于花廊石径款款漫步的现代游人很少有“探险”的兴致。总是听到他们一声接一声地抱怨黄山这鬼地方太累，他们宁可去徜徉那些唐城、汉宫之类的假古董之间。导游小姐很能理解游客的这种心态，当她们甜甜地有声有色地指着那些怪怪的石头说像狗、像猴、像个老和尚，再背上一段浪漫的传说，疲惫的游人便开起心来。

明末清初，乱战频仍。大批正直的文人身怀家国之痛，怅然若失，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于是，他们向往自然，向往方外。

浙江、石涛、石谿、梅清、戴本孝等文人墨客纷纷登上黄山。黄山一时成了他们心灵的栖息点。

“百劫尘根都洗净。”这是石涛的慨叹。

戴本孝也深有感触：“到此已如登上世，攀龙今欲梦轩黄。”

浙江和尚更意欲结庐于山中，“残书几卷

了余生”。

还是雪庄来得彻底。

如果说，黄山自明万历年间普门大师兴建寺院给这方水土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宗教色彩；那么，明末清初大批遗民的纷纷登临则使黄山增添了许多熠熠生辉的文化氛围。他们与云为侣，与群山相对，一片风景即是一幅心灵的图画。而一幅杰出的绘画便是画家心灵的外化。无论是浙江，还是戴本孝，画中的黄山都已人格化，树木萧森，危崖冷峭，看不见游人的悠然，惟见那清癯的高士独自长啸。浙江的境界冷得让人难以逼近，石涛的放浪与纵逸的背后是抹不去的对尘世与功利的梦幻，惟雪庄的世界则一片天真，一管率意的枯毫细诉着对自然的真切依恋。他画画儿，完全出于自我精神的独立和生命的内在需要。心灵的大平静创造出超凡脱俗的绘画，我曾为雪庄的画未能引起画史的重视而感到几分遗憾。

雪庄，这位楚州僧人逝去已三百年矣，他

的法名道悟，雪庄是他的号，又尝自号黄山野人、铁鞋道人、黄山后海披发僧。一生与黄山打了个不可解的“情结”。

僧人已逝，皮篷安在？伫立瑟瑟秋风之中，不觉滋生沧桑之感叹。

居士塔

从北海往西海途中，有一段幽静的林阴道，两旁的松树长得又密又高，树下是蓊郁的杂木和映山红，杂木下是茂密的三叶草，这些苜蓿科的植物，有点儿像竹。草丛中有一块半圆的空地，立着一座一人高的石塔，上面刻着：金陵李法周居士之塔。从署款的纪年来看，这位叫李法周的居士是民国年间人。

和朋友散步至此，月光从松树枝间筛下，地上是斑斑驳驳的影子，随风来回晃动。朋友问我：“塔是什么？”我说：“佛教徒的墓碑。”朋友吐了吐舌头说：“可怕！可怕！”我轻轻一笑：“有什么可怕？呆在这儿多安静。”朋友又问：“为什么不在庙里？”我说：“庙里太寂寞，这儿多好。”“原来和尚也怕寂寞！”朋友嫣然一笑。

走过十来步，便到了“团结松”。一颗巨大的古松，拔地而起，与居士塔隔路相望，两边冒起无数的弧形枝干，紧靠大树的左右。某